5563.8
2393.1
v.2
超齋遺稿 坤

燕超齋遺稿卷之四

詞

擬秋風三疊

秋風淒緊兮塞鴻南飛浮雲掩翳兮白日曀其無輝嚴霜凜凜兮砭人肌黃菊粲粲兮叢蘭萎所懷伊人兮來何遲殘缸憧憧兮夜漸移撫枕輾轉兮余懷誰知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悲

秋風蕭瑟兮寒飅飅登高騁望兮我思悠悠曠野綿邈兮山川阻脩草木黃落兮嘆日月之如流靜坐一室兮離羣絶儔扶策出門兮誰與遨遊酌彼清醪兮

聊以寫憂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愁
秋風淅瀝兮征鴈嘶天宇崢嶸兮白日徂西矯首遠眺兮意轉迷村墟寂寥兮夕鳥歸棲玉露篩空兮蟪蛄悲啼耿耿不寐兮坐聽晨雞明月入戶兮虛幃低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凄

擬古長相思二首

朝斷腸暮斷腸滿庭梨花明月光夢回愁洞房書千行淚千行南雲萬里歸路長何處是瀟湘
朝相思暮相思衰燈耿耿照羅帷深院暗更移猿聲悲鴈聲悲半床殘月夢天涯相逢知幾時

長相思詞 曉臥

一雞鳴二雞鳴凄凄風露動簾旌蘺篁有餘淸東窓明北窓明知是扶桑旭日生村逕幾人行

擬宋之問冬宵引寄司馬承禎

天地閉兮玄陰塞節旣晏兮巖扉閴攀瓊樹兮臨層崿極遐眺兮絶凌歷層崿巉巉杉檜鳴微逕遙遙人不行欲訴衷曲無人知願言思子難爲情

擬司馬承禎答宋之問冬宵引

歲云暮兮靄雪深羣峰攢兮愁人心對素月兮撫雅琴感索居兮多苦音雅琴泠泠雲竇邃靈草翻翻寒

不死手持琅玕欲贈之瞻彼關山遠莫致

訪金斯文次元不遇將歸俄而主人至

蔭長松而採菊風飀飀以吹衣望之子而未來竟悄悵以言歸

主人至而留客坐宴語以褫衣登林皐而延矚日將夕以忘歸

北風四章　北風擬古也

北風𩗗發歲聿其徂穡人告息并稅旣輸我庾無粟我箱無繻孰餬余口孰鉢余襦毋曰嗟子婦曰嗟夫入此室處以煥爾軀匪室弗寧官實我嘑命汝于役

北山之隅胥吏秉箠余呵余驅匪哀余顲匪惜余膚
載渴載飢瘨其曷蘇載顛載踣仰天以吁
氓之蚩蚩匪識義行祈寒是咨調飢是病燠之斯悦
飽焉斯慶相昔先民克明克聖匪民何畏匪民孰敬
拊斯育斯用遂厥性是勞是徠俾安厥命含弘廣愽
和我萬姓役哉維時民趍是競民之用競式化厥政
或反厥猶視往猶穽誰昔然矣維時之鏡
瞻彼之山維石巖巖鎚斯鑿斯于山之南不遑寧息
憂心如惔朝以及夕余飢曷堪有風自北余寒曷任
霰雪其零以曀以陰有烏爰飛投于北林載飲載啄

我思欽欽緊我之褚有錢維三招招遠賈買粟以持
旣採之烝亦漑之鬻濯濯者粟匪粟伊糠于以棄之
于彼周行人實我迋是用自傷
大車檻檻載馳載驅羔裘如濡洵美且訏彼其之子
邦之大夫從者如雲濫我逼衢維頌維孺聚觀于塗
彼其之子秉國之樞將化是宣將民是拊胡民之瘉
靡聞靡覩彼實不明爲瞽爲盲彼實不聽爲瞶爲聾
嗟我蒼生孰恤于窮我以歌之俾觀民風

白露六章

白露懷友也時維七月獨坐無侶有感于心

寫而爲詩

凄凄白露嚶嚶草虫明發不寐憂心忡忡風雨交集秖攪余中塊獨處此余莫與同

白露凄凄草虫嚶嚶願言思子憂心惙惙舒窈糾兮我歌且謠焉得斗酒以永今朝

七月流火白露其凉有美一人在彼西方欲往從之路阻且長愛而不見使我心傷

陟彼北山言採其蝱未見君子何日可忘中心蘊結酌彼兕觥獨寐寤宿誰適爲情

菀菀茂松在彼山阿於焉蔭憇聊以嘯歌有美一人

在天之涯懷哉懷哉如何如何
瞻彼東山零雨其霏我思之子曷日其歸西風暮起
何草不腓搔首踟躕白露霑衣

次嵇康二章

余懷美人言陟崇山思之永矣有如流川昔也嬉嬉
若管諧絃今焉未覯如間重玄逝將學道尚窮冥筌
維以忘情聊以忘言

七月蟋蟀呌我空軒溥露暮零遙帷宵褰我友亡此
中心靡歡有酒不御有棋不彈二人同心如芝如蘭
胡爲不見搔首浩嘆

次陶淵明時運四章

我有斗酒以永今朝三畝之宮于玆樂郊軒敞牖豁仰瞻重霄有庭有除有藥抽苗

滄浪水濁我足斯濯平野夐濶聊以遐矚我歌且謠懽然心足有酒有酒有朋云胡不樂

點言厥志舞雩浴沂豈無他人及爾同歸康耽于靜五絃斯揮我思之子遠矣曷追

樂彼之園其下維盧言逮諸友笑語紛如何以爲娛有酒在壺酬我酢我唱兮和兮

嶺之高二章選汝重

嶺之高高剌天𨓦汝南征曷日其旋汝焉𢓷隤汝僕痛汝何爲乎天之隅我有諸父氣犇南土汝之云徂使我長吁我不如鳥有翼不能從汝于役汝歸京師尚能復來

嶺之高高以嵬𨓦汝南征曷月歸哉汝騄契需汝僕瘦汝何爲乎天之涯載𩫖載膏涉江以舠云徂南土寧我諸父夏六月兮首路雲冥冥兮文以雨汝之于役尚能良食

賦

遊蓬萊 次孫綽遊天台山

昔也孫興公之賦天台也盖非身親履目覩
覩也特以寓其遐想也名山余樂也蓬萊又
名山之首也余固一遊之願也寤寐不曾忘
于中也然而地不甚遡也人事又喜違也余
固不遑抽身也則余介介之懷將安所洩也
此余所以自托於無能之辭而見其素所志
也抑吾聞之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則余之竹
杖也芒屨也飄飖於蓬萊頂也不遠也不但
如綽也而止也
惟造化之磅礴峙羣岳於九有冥奥則台嶺秀異則

盧阜嶙崒嶭以相望紛角勝而矜持偉蓬萊之蘊靈表左海以爲之基限中黃而僻處曲士聞而然疑徵體勢於輿圖播逸軼於歌詩匪恍匪惚旣窈旣窕固靈仙之攸宅泰漢昧而不曉徒馳騖於渺茫譬南首而北轅歷千祀而靡覿乃貽笑於衆兆紛吾旣有此遐心援溫蠖而探道遂奮袂以絕跡歷吉日吾以行遵絕蹊而徑進云余造乎帝之庭經雲棲而容與縹氣濛於香城天路邈而靡極聊永日以媮情構琳宮以造天韻鏗鏘之流鈴指厲門與毗盧川旣漾而山嶸躋鰲頭以上戾睇鳥翼之下征香爐凝於嶉靈元

寂隣於青冥𧞤余馬於瓊林掛余冠於雪屏丹桂樛曲以宗生瑶草猗儺以抽莖凌倒景而飄舉邀衆仙爲友生肅化鶴之令威期叱石之初平攀鐵鎖而登崖徑中絶而復通聆飛瀑而懺神鏡淸波以修容窺窅篠之深洞壽藤錯於脩松鄉靄承宇以斐斐仙禽和鳴而嗈嗈遺衆累而孤往籠萬象而瀉胸澹蕭散而神王曠余衷之發蒙冥無竭之幻化撫南石之遺蹤爰有一老被服麗都詵鉥余以前路又指余其攸居雲旂翼翼於檐除廣樂肜肜於坐隅錫余難老之方悅夫人之不我疏願刳心而銘骨領嘉誨以敬敷

舞瓊漿以獻酢續夏屋之渠渠要我乎蘂珠之宮贐我以赤水之珠據曾城以俯眡霄一泓之歸虛陋區中之迫阨軼埃壒而遊虛無于時我佩惟華我驂旣閑歷覽無垠萬念俱捐其樂洋洋得天之全詠歸神皐採蘭靈川巖壑幽邃石磴連褰躡上都之赫戲瞰十洲之雲煙翱翔遊遨飛步仙仙振袂萬仞之岡濯纓千尋之泉偃息芝田之館朗吟東華之篇執令德於正中豈外物之能間啓衆妙之秘鍵頤言守吾太玄哂衆人之慕榮競捷捷而幡幡黙黙爲而凝[illegible]渙得意以忘言超鴻濛以高厲順元化而浩然

次幽懷

世與道而交喪兮歎流俗之寖卑抱良璞而索賴兮衆競指以爲非諒不周於今之人兮奚侘傺而獨悲默靖處於壞室兮庶極深而研幾踵先良之遐軌兮詎云遠而莫追志專專而不懈兮冀戰勝而身肥苟余行之不玷兮亦何傷夫仄微歷歲月而愈遠兮曾不改吾初衣循枉塗以徼福兮匪我心之攸希覽世人之偷窳兮職背公而首私念肉食之無謀兮中悶瞀而不夷厦屋撓而將圮兮何一木之能持迫未顚而經理兮猶泰山而四維昔共兜之朋淫兮放勛敷

具文思日月之固有明兮雲容容而蔽之鷙隼厲而⿰犭戔⿰犭戔兮鳳漂漂其焉歸孔棲遑而歷騁兮功未濟乎爽師輿轍環以游梁兮淹懷寶而干隋愍斯道之難絕兮豈榮達之足規枉尺而直尋兮余猶惡而不爲超絕跡而高厲兮及斯世而永違悲井渫而不食兮懷紆軫其語誰儻哲人之却慮兮登畯良而靡遺闔一世於熙皥兮雖終窮其亦宜

反招隱

有美一人兮山之陽芰荷爲衣兮芙蓉裳採採紫芝兮充我腸麋鹿與居兮鶴與翔蔭懸松栢兮歌考槃

登山臨水兮憺忘還諒眞樂之在玆詎千駟其可移朝把鋤兮樊圃夕偃息乎衡宇獨寐兮矢不諼藉瓊草兮臥白雲桂子墜兮紛紛香氤氳石泉潺湲兮洗心魂睠彼東華兮紅塵塞途轔轔車馬兮載馳載驅電滅烟消兮不可以久桃笙葵扇兮於我何有鹿裘帶索兮容與濯纓兮蘭渚籊籊兮竹竿忘機兮心閑登山臨水兮憺忘還罇有酒兮瓶有粟稚子嬉兮山妻樂我心兮忻忻山中兮聊可以全身

月問

日在混淪誰判離之天何爲崇地胡爲卑日昇胡朝

月耀何宵蟾朓朔朒孰主張之纖阿望舒孰驅將之澄圓縣空厥大幾何垢氛不洿孰是之磨孰是纏維而不傾墜其照何偏其體奚似惟蟾惟兎孰胚胎之妖蟇之精乘何釁而爲灾擣成神藥誰服誰餐吴剛伐樹何辜何咎桂影婆娑其高幾許孰是培之孰是護之凡其根柢蟠于何所惟其枝葉蔭于何處瑤宮玉宇夫孰是成之廣寒清虛夫孰是名之湊合七寶誰其營之嫦娥安處孰配耦之胡爲不死而得延壽黃姑金母孰娣孰嫂羲和之旣揚安藏安匿吴牛何喘君思何覿周何所懷揚何所刻淪精委照孰以之

興隆離畢何澤從箕何風秋何所悽冷春何所和暢
霓裳之曲誰者是唱唐辟躡梯云胡不跌屑玉以飡
何故辟疾蘆灰以環暈何隨鈌蚌胎胡虛又奚以實
江海之潮焉殺焉盛天柱奇翫孰因孰倩擀塞天眼
夫孰以歌詠圜參七重秋心胡逞載魄終魄誰其證
之河海山岳奚以影之南樓據床焉所取興青幢奏
管霽翳桑淨孀婦何怨放臣何嗟孰悅而舞孰欣而
歌一光并照何苦樂之異科愉者何鮮愁者何多君
子離尤何所慼小人得志何所樂物理紛紜其孰究
旃凡此之載誰其使然

煙

千家山郭一抹炊烟趁晚風而乍起引夕霏而相連鎖古陌之濃陰青槐裊裊帶平原之落照芳草芊芊暮鍾之聲隆隆未辨林中之寺鄉關之路渺渺剩添江上之愁樹影初開月照鹿門之峀蘭葉己密風起鸚鵡之洲野宿狖猱之師氣結十萬之竈歌傳龍蛇之曲影斷百五之辰川掛香爐之峰紫光橫亘日煖藍田之玉瑞彩氤氳織平林之漠漠没高山之峨峨楚炬阿房不滅三月之火漢宮蠟燭盡入五侯之家潦盡清潭凝暮山之秋色舟橫夜月籠長淮之寒波

峰照燕雲連延五原之塞香焚魏闕浮動九重之天
崔司勲孤峰濕之句皇甫曾仙仗開之聯天上真仙
俯臨齊州九點壚頭醉客吟斷楊葉萬條漁翁罷釣
而歸江波淼淼樵子負策而返野逕迢迢赤壁鏖兵
千里之舳艫無跡黃衣吹杖九疇之洪範有傳鬼嘯
叢篁湘靈鼓瑟客投孤店僕御催鞭依微兮青山影
裏繚繞乎綠樹村邊鶴骨道人燒九轉之靈藥厖眉
書客煎一甌之香茶金谷園中遊客傷心碧紗窓裏
織婦停梭縱橫斷續悠楊婆娑遠羃蒼梧之野迴接
赤城之霞灰寒博山之爐瘖斷楚姬之腸花瘖橫塘

之浦空傳越女之歌禪榻春深輕颷落花之風臺城人去深鎖垂楊之堤鴒原千里夢落郢門之樹漁舟一葉路迷武陵之溪匪霧似霧若雲非雲乍逐近而舒卷轉逶迤而繽紛俄一陣之風過了萬象之毫分

燈

夫至明者日至皎者月日方昳而遽隕月既朓而就滅然則燭纖毫於幽昧之中貫晦朔而長明者非燈之功乎燈之時用弘矣哉若昔燧皇觀物刱智鑽木取火匪直烹飪之是資寔惟昏曚之斯破則聖人利澤之被物者寧不大哉若夫羲和税鑣重雲布葉八

表同昏瞑霭驟集庭宇邃其沉沉戶牖塞其冥冥目[illegible]窈以無覩縱有覩而不明於是命童子移長檠金釭瑩爾以潔蘭膏澹然以清鼓煽炎上之氣吹噓地二之精俄素焰之燏燏耿一炷之熒熒靡幽不燭無細不形恍一室之敞朗若復視於旣盲訝明珠之曜彩疑旭日之朝生于時拾遺暢懷於綠醽吏部發詠於金粟綴花報喜載於西京之記吐焰如虹播於月蝕之作其他騷人之所摹擬墨客之所吟哢者紛不知其幾千百也雖然事非一致物有萬殊憂樂別歸男女異塗圭若同袍之友音塵久阻今夕何夕邂逅

相過連床細語臥聽風雨筭年較老談詩說賦酒槃
既屏雙影相隨惟此之時可愛非茲或有漂轉殊域
家在天隅旅館風雪歲律云徂念切庭闈心係妻孥
黑貂弊盡繁霜被頭羈思填膺纍然長吁當斯之時
匪茲誰儔迺有城南思婦中夜永歎君子于役曷日
其返綉幌虛垂角枕空粲織成錦字誰與持看反側
達曙心腸寸斷于斯之時茲實爲伴或乃深宮怨女
君恩永絶紈扇在篋秋風蕭瑟遙夜曼曼中心如結
朔鴈流哀寒虫幽咽玉筯雙墜青蛾孤嚬當是之時
微茲孰親亮斯類之孔繁羌不可以殫陳乃若釋部

之長明上元之奇翫炎海之魚饞幽竃之漆盞紛襍出乎傳記信瓌詭而荒誕至於種學績文之流攻苦食淡之士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積祀明分豕亥精別魚魯舌耕乎五典三墳目擊乎九丘八索故能文章日益富聞識日益洽高步而爲一世宗垂訓而爲萬代法聲名震爚輝煌煒燁洋溢乎中華之國弛及乎蠻貊之土孰非言之彼敏士鴻儒之所以進其德成其業者庸詎非玆燈之助耶如余者借輝匡衡之壁潑墨仲淹之幃遊心藝苑發憤忘饑剔短焰而對方册矢終老而無相違亂曰惟燈之明燭我書今

我讀我書窮居諸兮挑兮撥兮其輝舒兮明照秋毫
蒙翳除兮燈乎燈乎長随余兮

雪

楚襄王遊於渚宮宋玉載筆而從俄而同雲驟集靄
雪其濛矔然皜然飄揚從風王乃縱體竚貽逌然而
咍曰樂哉與寡人共此者其大夫乎宋玉蹜爾對曰
敢問大王之樂何如王曰夫歲之方窮兮壤闊潤羣
芳節離山川騁色寡人愀然靡所為樂今茲之雪維
天所錫寡人有酒侑以餚核窈窕佳俠篇舞交錯顧
與子樂之於大夫何若玉曰苟大王樂矣誰敢不樂

抑臣聞之雪非一物有喜有虐王知之乎王曰寡人不足知此試爲寡人陳之玉曰夫雪乘一氣之栗烈資清潔而爲質凌殄毒害滌除邪孽惠而不靡威而不殺弄陰機而陵厚載紛雜糅以委積彷徉坰牧侵淫谿谷舞于山阿之松栢冪于甌窶之宿麥紆餘散漫連娟蕭索瑩兮若玄圃之積玉皎兮若青田之舞鶴埃壒屏遁乾坤寥廓爾其瀌瀌浮浮乘凌回穴清清泠泠析酲獨疾離披照爛升降翕忽奪人目精不可辨物堅脆疏濁功施不竭悠颺轉移入于瑣闥逾釦砌而歷玉堂翺翔乎象魏之闕離網戶獵朱綴抵

[illegible]樹經砥室然後襲于復陶撲于縞襪君王於是承
昊皇之嘉貺悅登稔之爲禎荷茲祉福樹彼繇惇黃
髮鯢齒忭于康莊曾不知薄寒之中人有如挾纊而
熙春陽阜國寧民娛樂無央此所謂喜雪也或乃六
氣壅閼災痾屢降盲風屭發而號呼天地囘薄以相
撞雨雪大摯容容買買封條拉榦增庫積厚摧梓庶
物淩暴黎首慘厲狂狡萬象昏瞀勃鬱蓊匌霿岑繚
戾衡孔射牖劌人膚滕犀於矛戟縱威怒而不斂益
增其沴毒爾其主窳臣夭澤不流於齊民私大鈞之
深功謂天畀余以良辰考鍾鼓而擁幼艾挈與鯱而

間陳重觴以醺其心複裘以燠其身般遊逸豫政刑放紛耄倪駘籍於通衢曾莫動其毫毛敗國殄民怨咨嗷嗷此所謂虐雪也於斯二者王何擇焉王曰善哉論事寡人未之聞也敬將滌心從事斯言

騈儷

鏡湖堂重修募資檄 甲申代竦隱作

盖聞鶴汀韜烟蕪没林遹之宅鷗渚鎖月寂寥孟浩之亭游士顧懷於遙年過客流歎於曠世重新必待好事終古傳爲美談今夫鏡浦海外仙區草堂湖邊絶境爰有華槎肇自金公金公諱德璋溟州郡主之

後嘉隆間人也高視寰中遐觀物表濬發胸懷之妙包納造化之蔵經始良圖山僧運成風之質落成高會方伯踐行春之期桂棟蘭楹平揖海雲之縹緲風欞月牖斜對喚仙之岧嵉萬象紛綸薦奇軒墀之下千里超忽獻態簾櫳之間允愜選勝之大方豈直賞心之極致爾其遙岑拱翠卷夕氛於員嶠方壺積水浮光霽寒雨於太湖夢澤軒皇廻蹕之野空留白雲茅君煉藥之臺猶餘丹竈隱隱江橋之色蒼蒼竹嶼之容鵠舟飄颻紅粧影斷鸞笙清徹碧桃花開翔鷗蹴波飛四時歷亂之雪游鱗躍藻泛三春澹淡之風

櫂夫歌吟吳兒少海之唱漁家物色郭熙平遠之圖
若乃沙堤瀰望溟渤靡際煙濤浩浩秦童迷採藥之
舡星渚悠悠海客杳乘槎之路激崩雲於析木百川
朝宗賓出日於扶桑六合清朗玄虛韜翰睇長瀾而
思殫靈運含毫望幽墟而氣竭環觀獨絕偉蹟難窮
向非締搆之功何申結攬之趣是知沈隱侯之高閣
增賁川原之奇陶山相之層樓大闡巖穴之美在昔
同揆于茲益彰冠蓋聯翩指烟霞而爭騖輪蹄交錯
軼埃壒而競臻鐵索銀鈎飛騰石峰之筆瓊琚玉珮
膾炙企齋之篇風流激昂賢豪一都之會英華蔚浡

賓主二難之幷秋菊春蘭嗣馨香而靡絕茂松苞竹
仰輪奐而長存豈知歲月浸悠棟宇且壞破窓頹壁
寧覩翬鳥之容朽桷摧欒無復燕雀之賀庬松長於
簷角風雨漂搖土花積於庭心霜露悽冷簾前暮色
攢碧嶂而含愁檻外寒聲感清湍而下愴游閑公子
徊徨琴酒之高筵薦紳先生帳望詞翰之佳境業紹
堂構豈無雲仍之賢家乏籯金莫施經營之力將使
清風掃地芳躅隨埃緬然長懷寧不永歎某少也關
東浪客老則湖西旅人訪風景於長洲徒懷子安之
幽興瞻雲雨於落構不無老杜之悲吟蕭條湖海之

心牢落今古之感顧以扶風築榭知廢興之無常齊安製樓蓋因襲之有待苟無重葺之盛擧豈非吾黨之深羞若其工役之繁必須衆力而具聊飛折簡徧告同聲匪效西方之化緣聿遵山陽之遺事惟玆嶺海之際實稱紱冕之鄕通都大邑之相望崇閈高門之錯峙嶔崎歷落之士蔚乎代與倜儻奇偉之風居然可覩昔于襄陽之重士尚分買山之資郗參軍之慕賢不惜營宅之費而況千古雲水之地羣賢風雅之場方將鼎新是圖豈以甑破不顧所覬無遠無邇雲合風馳自東自西響從景附指囷麾而無恡延壞

石以不窮有無各隨其儲豐嗇唯視其力摶心輯志蕆事僝功木雖無脛而自來尾非有翼而能至䂓度舊制發揮新觀幾年荒蕪生塵一朝突兀在眼則雲霞動色水竹增華芳草晴川漢陽之波瀾不歇江岑淮岫平山之帆躅可尋不惟游談之人揚美當世抑亦慕義之士繼蹤方來盍相勉乎斯不朽矣

箴

元朝箴

流俗之蚩蚩汝莫之能違也哲人之明懿汝莫之能師也言過于口令行譽于躬汝莫之能替也日月逾

邁汝莫之能愛也今茲王春之首兮萬彙昭蘇也勗帥爾敬舍其舊而新是圖也

擊蒙四箴

誰謂女有瞳一丁之不知是亦矇己誰謂女有聰誨女而不聞是亦聾己不能操數寸之管曾不如無手不能讀萬卷之書曾不如無口衡衡驂路而活不如死之久矣

右徹顚

學之不興也我知之矣華腴之家驕以窳圭竇之子局以怠曾不知貴而不學階之爲賤賤而好學階之爲貴學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魯人怵難以自畫才人

毋易以自盈曾不知才而不學雖知必愚魯而好學
雖闇必明嗚虖斯蔽不祛學何由成　右祛蔽

粤若稽古姬公上聖日讀百篇宣尼天縱三絶韋編
楚史通明研精典墳董相命世不闚其園兒寬帶經
而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聖以學聖賢以學賢矧我
小子而敢多盤朝益暮習毋墮爾業誰謂華高跂其
及而誰謂學難厲其庶而毋我藐藐洛爾童昧
右稽古

鼓篋發書如見大賓嚼英咀華如享八珍貫以誦數
通以思索思之又思神明將告密勿晨夕罔或不勤

勤者衆妙之門惰者庶譏之根如農不力百畮其穢

如賈不濟乃臭厥載小儒作箴誶爾蒙士　右廸志

李君後沁自京師走書告余曰某之子齒長矣願

惠之言以警誨之庶有助也余復曰敢辭斯作也

古之人備矣余奚贅且己之惛惛而使人昭昭乎

雖然君之先江東君於余家實有任安不去之義

君又不替其舊有加厚焉今又乞言於余以敎其

子此其意豈徒哉李君素貧窶也余嘗其饑寒之

不卹而皇皇焉惟其子之無聞是懼詩云教誨爾

子式穀似之李君有焉其子倘勉而不怠以就其

業則不惟李君之福余亦與有喜焉可嘿而息乎
粗述舊聞爲四箴以勗之癸未良月朔朝吳幼清
書

銘

枕銘

輪其仄幹其弱若將隕警爾寐夙爾作事不苑

書棚銘

腹有五經笥亦不能出一言以通其意凡百君子毋
爾之似

愼獨銘

日入匽作不可知也夜士干掫幾匪彝也愳哉方寸厥微而危惟祗厥德戰戰夔夔無日無覩上帝鑑玆

瘞鶴銘

西隣有馴鶴鎩其翮寘諸庭爲疏網以閑之鶴拍拍軒翥不能越而絓焉脛折翼傷悲鳴而絕夫鶴雲水物也古稱其壽最長莫知所極今玆鶴也不能遠跡物表以全天年余甚悲之請瘞焉而爲之銘曰

振振其容皎以章翮哉一舉天際翔芝秀于畹榮泉沸汝嬉而游安且肆奚樂之違離氛埃不竟于年嬰厥菑西山之足收爾骨山有白雲川有月

讚

四友讚

弘農之石耶銅雀之瓦耶磨之琢之維以昇我者耶爾形惟方爾質惟剛剛哉方哉方哉剛哉永以爲吳氏之蔵

右硯

洋洋乎浩浩乎聖人之言也聖人徂矣獨其言猶存孰其載之惟爾之云

右紙

若在軍旅爾維刀戟若作稼穡爾維錢鎛斯其爲儒林之奇貨而不可須臾捨也夫

右筆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人

者耶無偏無側惟我存惟其有之是爲文　右墨

屛上畫讚

冕而搢珽者拱於前彼一老翁面無須麋息未凭牛背有言語之容吾知殷室之阿衡也讚曰

有夏標季比屋可誅彼莘之郊獨也康衢耕斯鑿斯孰余敢呼我有籩行湯實蟻趍始也囂囂終則于于天顧一德匪弋獨夫君曰都俞臣奏厥謨處焉唐虞出焉唐虞維此阿衡爲萬世模靖言庸違彼何爲乎

有操繪素而進於前者彼一丈夫身如植鰭搰搰畚

筮問宛然畫中人也豈非武丁之良弼乎讃曰

風從虎矣雲從龍矣一德相符雖遠必逢吾不知

高宗之夢夢傅說耶將傅說之夢夢高宗也眞爲

夢夢爲眞又惡辨眞之與夢盖有莫之爲而爲者

我欲訊之無是翁也

篧篧竹竿以釣于川髮皤如矣齒豁如矣似若不數

數於世者至其際風雲之會虎跳而鷹揚沛乎莫之

能禦目擊畫圖猶可想周太師之儀容也讃曰

卷而懷磻溪之釣人奮而起周室之宗臣一丈之

竿爲八域之棟樑一縷之絲爲四海之經綸是知

獵於賢者文王之大獵也釣於國者尚父之大釣也彼搏鹿而獨鼈者其爲漁獵也小矣

先生在床睡二三客回皇門外一童子出而肅客宛然劉豫州三顧草廬時也讚曰

天寒歲陰龍之伏也雲蒸霧涌龍乃躍也其伏也如之何潛正中之德斂神明之機介然遯乎世而樂其樂也其躍也如之何茫洋乘風雨上下于天倒四海以蕩八域攝六丁而震不若也旣伏而旣躍矣卒不能窮其變化則非我不靈天拂我也繫乎我者我則任之懸諸天者吾無奈也吾珍葛侯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玄鶴琴讚

我夢御風以觀淸淵鳥獸悲吟山林莽然彼人誰居
手揮鳴絃撫余心授言不可傳得未曾有是名水仙
鶴儀于前其羽維玄星翻月落蒼濤黏天

燕超齋遺稿卷之五

記

金將軍鏞拔二毛營記

人皇三十二載歲攝提格帝庸誕誥股肱曰維玆二毛之營據彼白頭之山習黃老之術倡尚白之論變幻百出不恒其質惑亂我黔首侵侮我犂老玄風職此而日頹元首于是乎叢脞康者以之憂少者以之老俾我黎元罔不愁苦擢髮之罪不可毛擧苟不早爲之圖則蒼黃之變翹足可須肆予不怠揠髮之心詢玆黃髮之人孰能爲朕將者僉曰有金鏞者金華

一本無朕字

之人酉冶氏之子銅額類蚩尤銳頭似白起氣剛百鍊之金心堅一寸之鐵眞所謂鐵中錚錚者也帝曰格汝鏞朕聞將軍有拔萃之才者久矣肆朕以爾拜爲鐵面御史錫以拔毫將軍之號邊頭之事一以委之將軍欽哉鏞拜手而起抵掌而談曰臣鏞塊處乎首山之東躍入乎大冶之爐遂藉陶鑄之功獲蒙器使之恩秋毫皆帝力也誠欲刮垢磨光以效毫毛而臣實不材敢辱拔擢之寵自速銅臭之譏哉竊觀客成侯烱有鑑物之明直指使爪右撥亂之才其能皆在臣右惟帝念哉帝曰吁將軍過矣彼二臣者朕匪

曰不能然烱也能察而無武爪也雖甲而不銳難獨任惟將軍能持闔闢之機且兼制變之才其爲朕將之鑷稽首曰敬奉詔翌日清晨將進攻帝迺左秉白旄而告之曰惟彼毛營其來已久而厥初則未嘗有二者之别盖自朕生髮未燥洎乎髫髻之齡蒼蒼黎首維朕是戴故錫之以旄丘寵之以湯沐撫之養之多歷年所是衆也恃其一髮孤城併起爲亂苟一日不治則自相結締合而無統散處於窮髮之域絲棼繩亂中外騷然惟朕閔之屢加爬櫛束之以禁網矣越至于今右白生者與其徒髯叅軍等連營於白水

之鄉固其根蔕厥類寔繁相與聚首颺言曰公道世
間惟我輩又各私立名號或曰白毫子或曰太白競
相標幟與其一種之尚玄者各峙焉此二毛之名所
由起也自玆以往尚白者日益夥尚玄者日以流入
而變其質噫誒天下蒼生者孰大於此由是墨墨之
化浸浸然衰微其危若一髮引千勻凡諸垂髮戴白
者罔不寒心竪毛苟非拔萃之才其孰能一之肆朕
屈首於將軍假手以拔將軍無謂我耄老而舍我必
也如手捍頭剪厥醜類以無怠厥職吾聞不禽二毛
者宋襄之假仁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者楊朱之

曲學也將軍愼無若也抑又聞之黃眉老翁三代其毛軒轅先生以氣攻髮必用此爲務則亦職有利哉雖然卞別白黑不可不審將軍必惟精惟一克明克察治其鬅昭之白過樹我芸芸之黎庶拔奸摘伏搜抉纖悉白之又白去之無遺玄之又玄存之無失俾有黑頭公之號毋貽禿髮氏之譏也苟擇焉而不精則何異於火炎崑崗玉石俱焚也哉將軍勗哉帝適命指揮使葉興鑷偕鑷廼令掌書記毛穎草咫尺之檄檄曰銀靑光祿大夫兼金吾鐵面御史拔毫將軍金鑷移檄于二毛營盖聞黔首惑亂而不救則非仁

雜種侵淩而不除則非武故自昔苟有非其類者率皆拔而去之今爾等幻奪玄機開營白地殆有甚腹心之疾豈可謂毫釐之差朝則如絲暮則如霜變詐百出喜者以憂少者以老愁苦萬民海上十九年漢使之髮盡化鏡裏三千丈謫仙之詩猶傳潘中郎之興悲良有以也王右丞之起歎豈徒然哉茲予受命人皇誓剪醜類俊髦咸集英豪悉來直指使之勁鋒進退有節容成候之清鑑毫毛莫逃遂焉整師于以進擊或躡其後而捽其髮或觸其前而滅其髭殲厥首魁不待吹毛刀之剃刃革其舊染豈藉馬肝石之

神功切齒則皓鬚之匹夫就禽咬牙則白頭之將軍失色拔彼白鵲之幟立此皂鵰之旗所謂秋毫之輕迎風而散何異鴻毛之細加火卽焦汝其斂其凶鋒撤其營柵毋恃縱橫之勢以俟虀粉之期言出肺肝我非老耄草檄成帝見之大喜曰此愈我頭風矣於是白毫子率其衆其會如林鏞乃切齒而前左右挾擊一擧而拔之遂撫養黎庶秋毫無所犯帝嘉之曰偉哉將軍之功微將軍吾其披髮矣且寡人之國上首功之國也予其加將軍以茅土之封爾惟欽哉乃冊鏞爲聶耳王都於毛民國寵之以紫綬賜姓拓髮

氏其所俘獲投諸水火自是厥後班白者不復戴而
玄風稍振矣帝乃命掌書記毛頴爲之記

不憂軒記

余浮于江而西豐山洪子與余俱卽舟中發其橐裝
得不憂軒升欀之文余問焉曰夫軒安所在爲之者
其誰耶曰是余江上之茅廬也卽甚庳且隘無所芬
華然立取直吾腰臥取伸吾膝尚足也啓吾牖表裏
江山入吾室左右圖書是其於遊息焉藏修焉爲宜
余字謂洪子曰季毅子之軒誠美矣請問不憂何解
今夫田原不遇歲室若懸磬然灶突弌 迥中不煙秋

而虞於纉春而虞於綌以爲妻孥謫子能不憂於是乎曰余幾乎而猶未也童而治學食淡攻苦涵洪併纖以時出之夫旣闋且肆矣乃不能中有司程度年至二毛猶傫然一縫掖也人且相爲惜之子獨能不憂是乎曰余幾乎而猶未也曰然則子之言不憂者奚姑假以自耀歟不然將病夫所不能不憂而有意乎進夫能不憂者歟曰是余意也曰子之志誠遠矣抑余則有復焉凡憂之生恒存乎不自足苟足乎己憂於何有彼其誹譽得喪日夜相錯于前而萑葦乎其心遇一拂意勃然不釋小憂悁悁大憂忉忉終身

無一日息是皆不自足之患也柱史漆園之徒因是而遺外物蹈昏冥齊指哀樂蕩洋自適其不憂似也顧難以爲訓唯吾聖人獨不然循乎天理安乎義命隤然其素位而無慕也浩然其獨立而不懼也時行而行被袗鼓琴不爲泰時止而止簞瓢粹茹不爲臞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今季毅儒者也於老莊氏之言猶方員之不相入則不睎舜若顔誰睎也譬此舟焉北期燕至燕南期楚至楚唯行而不息也請試與子擊櫂乎樂天之波揚帆乎知命之津以登乎不憂之岸其可乎季毅曰善願子筆之吾歸張

吾軒

序

送元秀才道亨序

古者農者必有耦詩曰千耦其耘語稱沮溺耦耕所以齊勤惰而通事功也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所以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如甘茂所謂江上處女可見也是以種學績文之士其藏脩游息必有共之者孔聖論損益之友子夏氏有離索之嘆彼豈將羣居嬉遊而已夫亦致其齊一之功如農夫紅女之爲也元生居平原之酒泉酒泉僻土也無經學子弟生慨然負笈

聿來于堤從一二同志刻意鉛筆之間余亦厠遊其
中朝往暮來殆無虛日信可樂也余旣窮居交遊日
益落生獨眷焉不遺猶海客之逐臭不知生將何求
於余而勤勤若此生今將歸矣索余一言之貽乃擇
言曰耕者勤作而旱澇之不時天也紅女勤作而蠶
桑之不遂時也學子勤業而窮通之不齊命也生去
矣肆力無怠磨厲而須之可也因觴之酒而與之別

贈堂弟汝重序

敦牂之春余從兄汝賔甫被疾于堤有習乎醫者踵
門蘄其方醫者案其脉爲之發藥藥果良蘉以瘳將

復于中原余以其疾之瘉也緊惟醫者是賴推廣醫道以言曰醫之術誕略有四太上醫國其次醫家其次醫身最下醫人斯其精粗之等已皃曰余也願聞其詳醫人而何曰伎之偏也自好者曼云和鵲之儔是己身曰全其神減其欲蠲其疾登其壽鏗聃幾矣先病而後醫衆人也哉家曰固欲言也意盖在是乎一羸一詘由聵明也一榮一悴由徽纆也明者用詘爲羸用悴爲榮蠢其反之盍嘗覩吾諜乎光光乎明德遠矣既或拓厥基而昌大之導厥流而條達之其勤而眙夫今而日病矣天或者大儆吾而降之福未

可知也其終棄之亦未可知也在今我後人夙夜祇
栗惟懼不給矧敢自盤自逸宗之洩也其何日之有
苟志乎醫其家者亦曰求諸己而已名言懿行光乎
方冊非苟悅之亦允執之思不忝厥先祐之自天其
何病之不瘳凡我昆弟親黨念于茲惟懼夫抎之右
厥善率其不能庶有豸乎兄乃躅足曰善哉善哉雖
有加於是不遑聆也越季夏堂弟汝重自京師屆于
茲將載牽于嶺之南矣重也美秀而甚文如以取道
也吾以重爲茲白乘黃矣於其行將擇言旣而曰昔
者吾與吾兄言矣遂以贈重乎歸覲吾昆弟親黨亦

以是告

員山靜瑟叙

談仙家云環天之和樂有員山之靜瑟焉西王母悅之陳諸瑶水之上蓋音無此最悲者乃委巷竅啓之士方且擊甕拊缶快意當前適觀而己其於聞若說則瞠如也苟非深思遠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者夫焉能騁驊騮而躋弇山使殊廷異音洋洋乎盈耳哉則穆王之志荒乎不亦萬世一快哉今夫歌詩者亦樂之一物也興自葛天下逮乎晚周則篇籍稠殷學者不能究其業夫子之删蓋什一矣嗣是而代興者

雖軼則浸變要亦一家之音也乃昭明之撰自魏晋
以降悉矣於秦漢以上者抑何廑廑乎一斑也至唐
則鴻匠並騖體裁賅具號稱大成其鏗鍠幻眇之變
極矣而淳慤質直之風亦少貶矣然後之佔畢者指
爲畫一之程無敢紛更之即蕭氏之書猶將弁髦之
何秦漢也余也不佞於作者無能爲役亦獨嗜古不
衰間嘗斷自前漢以上其謳謠詠歎之音爾雅可覽
觀者既蒐而彙之其東京以下即有甚雋永者亦刻
之裒葛婁易稍稍就緒每索居多閒梯几而呻吟之
其音節瀏瀏殆足以發皇耳目矣顧出而視諸人鮮

不瞠然者彼其以爲越人之章甫哉卽不佞益自憙
不止方脩然以穆王之聞於王母者命其編蓋將與
深思遠覽者同其快不能與竅啓拘學者同其疑也

皇明風雅叙

古稱燕爲勃碣之間一都會於周官職方爲幽州其
山曰醫無閭藪曰貕養川曰河泲寖曰菑時者是已
其風氣扶輿欝浡鍾於物則爲珣玗琪之珍鍾於人
則智深勇沉之士間出焉戰國時昭王起黃金臺築
碣石宮厚招天下雄俊弘辯智士有若望諸君談天
衍之徒爭馳騖焉其后世田光宋意荆卿高漸離之

屬又皆翩翩有節俠風悲歌慷慨氣蓋北州蓋亦人之所謂賢豪間者矣明興太宗舉全燕南向而撫寰內遂定鼎於燕燕爲天子京師京師四方之所輻湊覲詹以爲極者也故當時天下士大氐高氣節有故燕時風今睹其形之爲文辭者其爽朗紆餘則報燕惠書之故轍也閎大窈冥則大瀛稗海之餘波也發揚蹈厲則易水變徵之流響也信矣風氣之所渙發豈古今異致哉蓋明之爲明危三百年矣其間以文名者不可悉數乃何李剏立颺聲狎主齊盟刳心古則氣淩羣言則信壯矣及乎元美龍騰虎步方羊天

下叱咤而千人廢當其時能負氣矜豪終不北其面者于鱗一人而已二子者之心方且韅靮鞅靽左鞭弭而右櫜鞬不乞靈於晉魏不假途於東京進而與左氏馬氏爭驅而讓登豈肯溟涬然弟之哉其為詩則遴材於騷選濫觴乎開天大曆以下固毋論也當世之聞其聲者懼然顧化鴈行避影無敢以齊晉之賦而歌代興焉嘻何其盛哉顧徐而察之豪舉而或流於怚中程古而或屬於攘揄要之沾沾多易者或過而從容中道者或不足則豈代有窊隆而力與志盭邪且或獨樹標幟黨同伐異如晉江毗陵之雅而

文者亦且引繩而批根曾不爲李將軍地則抑何褊心也寶黃厮赤豈通方之謂哉雖然興衰補敝一激頹波則鄉之數君子實有力焉故余嘗推有明數家爲文苑之霸主是何也昔周德既衰諸侯力征不復知有共主五伯者興而乃始翼戴王室王室與有賴焉若其徵包茅於邵陵則疑於義存亡衛於虛盩則疑於仁誇嫮其疆則折鈎之喙足以吞三關六翼張王其勳則太山玉牒思厠七十二君之編錄可不謂雄偉不常者矣乎雖然執五霸之跡絜長度短乎古昔隆平之君其純疵之懸絕居可知矣然則數君子

之於文也殆亦類是哉余旣采録諸鉅公詩凡若而篇以見其誕略又推本風氣之所繇來而總論一代人文之大致如此嗚呼昔之金臺碣石帝都天府忽焉氈墻而毳幕矣彼其曳裾鳴玉而摛藻掞天庭者而今安在哉以此思哀卽奚待宋子之擊筑而泣下沾衿也哉嗚呼

虎史敘

史者王官之一守纂言述事其職也世之閎辯洽聞之士往往自負其能而不能假螭坳之寸管以裁成一代之大典則必有蘊於中而不容自閟者或推原

物類之情或攟摭稗官之遺以就其業而寓史之名
焉夫然後職不必蘭臺蓬觀人皆可以史事不必皇
王帝霸物皆可以史史之道於是慱矣夫虎之有史
非古也今松坡李先生筆也先生之爲是書也凡傳
紀子史詩文辭賦之語卽隻字片簡有麗於虎者無
所不裒釆猶以爲未也又剌取我東虎事之可録者
録之盖得乎談賔之傳奇山畊之故實者爲多間又
標以評斷準正史之例引類比物文指犂然切於事
情有可以破世之憒憒者卽所載時有猥褻不根先
生故以是爲滑稽也苟欲以莊語槩之不亦癡人譚

夢哉嗚呼先生文章不世出盖嘗光顯于朝明習國家文獻因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勒成不刊之典其又奚難焉顧晩塗偃蹇遯于荒野其殺青之業廑表於稗史之流則時之所遇者然爾否者班椽故事何獨寥寥至今哉雖然是書之作也抑殆有旨矣今夫吹萬不同紛綸卓詭盈乎天地之間接乎耳目之境蒐奇獵雋盡史家之良料也乃先生之所論著不出乎擇肉之戾虫果何解歟昔者楚之史曰檮杌檮杌者惡獸也曷爲爲書而惡獸名之也斯義也盖嘗聞之矣夫作善者循乎性有不待勸而興焉作惡者悖乎

性無不待懼而懲焉故舉惡而不舉善將以致其嚴而懼之斯乃楚人之志也然則是書也儻亦有檮杌之意乎不然豈其無麒麟騶虞而必於莬之史哉先生命之叙不敢辭

跋

跋韓景洪九辯帖

韓景洪書宋玉九辯按其識實萬歷甲午於今百有十年矣字畫視逸少禊叙頗細莊而婉勁而媚蓋善之善者景洪嘗自言夢見右軍得三昧法精神所感會豈虛哉余聞之始景洪攻臨池業莫有奇之者

及中華諸公如屠長卿輩交口稱其能於是始藉甚
甚矣微獨能者難也抑知之實難昔楊子雲祿位容
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盖自古悲之鄉使景洪生於
卿士大夫家其所自見豈不易爲力耶邇歲委巷子
弟稍解浣壁卽浮慕鍾王數家呼景洪爲隷人甚且
引繩批根多見其不知量也因從人觀是帖漫書之

跋己卯諸賢尺牘

文章道之細竿牘其細之細者然其叙寒溫布情素
率然直致無暇脩飾胸臆之所渙發躍然造眞境每
可以得其人矣今讀己卯諸賢抵幾齋安公書疏人

各若而幅即片語尺蹏初不經心者悉曲有意致其
切磨相成之義夭壽不貳之操隱隱乎其不可揜百
世之下足以激懦夫之膽斯其可敬也又覽柳川河
西二公所論叙其闡揚者勤矣先輩東原崔公蓋嘗
手寫是帖奏未終而公即世今三紀矣不佞於公之
孫用夏父友也一嘗與寓目焉既用夏甫以其尊府
命謂不佞其完之不佞不敢辭既成而歸之且語曰
子之先大夫實拳拳于是子知其解未無亦將沿其
細而究其大者乎子其卒成先大夫之志吾為有望
矣閼逢涒灘姑洗之月書于樹蕙堂今幾齋公後裔家帶方世傳是

帖以爲寶後靜菴先生七世孫遠
■守芾方時求分爲二家之藏云

論

晉文不賞子推論

人臣有能爲恒情之所難爲以殉其所事之君者其君固德我無窮而顧其比肩同事之臣必內愧其不若而懫忮之心乘焉甚且引繩而出秘陰排而黙擠之卽其君之德我深終必駸駸乎與之化而賞功酬勞之心於是怠矣此必至之勢也昔晉文公之出亡也甞餒於曹而從者介之推刲股以食之旣反國賞從亡者而不及於子推旣而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

而恕之然後始環綿山而封之以爲子推田憶人方阨困窮約時卽有簞食豆羹之惠者必思所以厚報之況若子推自殘不訾之軀以殉一朝之急其忠其功顧誠何如而曾以文公之賢忽焉棄之若遺必待從者之言然後封之哉是必有繇然矣盖嘗因其情而逆探之有以知狐趙諸公之陰沮之也何者當公子之淹恤在外其從者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皆一時之翹楚也故左氏敘其從臣首擧此五子而偃之智衰之文犨頡之勇武臼季之愽古盖斑斑屢見而餘不及焉則佗從者擧不足以及五子者

可知也當斯之時公子之所倚以共患難者不出乎五子而唯五子者之心亦自以功無與讓矣暨乎曹共有觀狀之辱從臣闕橐饘之供道路遠矣窮餓迫矣智者無所騁其智勇者無所施其勇而堂堂貴介公子將不免溝中之瘠維是子推慨然出乎諸從臣之後飲泣抽刃割其股而啗公子於是乎公子之德子推出乎諸從者之上而諸從者亦且相顧咨嗟始而驚中而愧終而忌忌所以揚其短而抑之則必曰天實開公子以主晉國即微子推腥臊之肉公子其終止於此乎又不然則曰人能忍其所難忍者是必

情有所激而計有所圖者也昔易牙殺子以食君豈不近於忠乎而管敬仲以爲非人情不可近今推也亦是類也讒一至而不信再至則疑信半三至則信之矣當子犯之授璧於河上也子推方身處乎羣非衆議之間而猶且切切然姍笑子犯以爲要市於君直犯其左腹而不顧意者子推之爲人婞直而好招人過者也婞直則少與招過則多惎其惎之也愈多而其排之也愈力矣是故文公之報勞臣也大者封邑小者尊爵長菊且偏而祿不及於子推子推於是乎不能無懟懟之意故歷詆二三子以爲貪天之功

而已獨矯然鴟逝隱於綿上終身不復踐晉廷焉噫隱緜山而不出豈子推之本指哉實有激而爲也遺子推而不賞豈文公之初心哉實有繇而然也不然國難初靖伯圖方啓執靮舊臣固欲共保尊榮顧奚快於乾死窮山寂寞之鄉乎不然旋軫故國柔嘉是食則割股之忠若宜不忘一飯而酬報之典寧獨後於他人乎嚮非龍蛇之歌有以回文公之心竊恐子推之忠終身不白於世而環山之封不復施於文公之世也今其歌著於史氏之録睹其比物連類辭義宛轉眞可以動人故文公念德之心勃然不可遏而

向之所蔕薊者渙然若春氷之釋矣於是自引其過
立命求之求之不得則就加之封而從而爲之辭曰
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此遷就之語非至言也何以
明之公之入在魯僖公二十四年春正月而叔帶之
難乃在於其冬其間定功行賞殆且無遺矣如子推
之忠之功即未下車而賞之夫誰曰不宜而顧反稽
留而靳施哉自非然者是推也文公不貳心之藎臣
狐趙輩共患難之故人耳嘗其翼賛新主定覇盟府
飄纓紆組烏奕聯翩而惟彼一介同袍方且竄影伏
跡於太山嵁巖之下則獨不能一掉寸舌以回明主

之聽而顧令介氏之客先之哉吾故曰子推之不賞
狐趙輩沮之也或曰狐趙諸公晉國之名卿也夫豈
至是哉曰若狐偃之要君也顛魏之爇僖氏之宮也
此其人非恂恂退讓君子亦明矣其又奚難焉昔漢
文帝嘗病癰使太子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
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慚而嗛之竟以危法中通通遂
餓死君臣且猶如此況於同列者乎或又曰凡詮古
者必因其跡子獨逆探其情而臆斷之得爲定論乎
曰執空文者泥而不達探情趣者皦而易明嗚呼吾
安得起子推於九淵而質之哉

楊雄論

爲人臣者不幸而處革命之際孰不欲引誼以潔己哉然徃徃怵於禍偪於勢蒙恥而虧節不然則貪膴仕係厚祿不能决去之不然則昧義樂禍甘心移天而不顧若楊雄之仕於莽果奚當哉朝不坐燕不與進與退綽乎由己則謂之地偪勢危不可恬於榮利恥爲巧宦至三世不徙官則謂之貪權懷祿不可雅慕聖哲動稱仁義則謂之傾狡樂禍又不可然則雄何爲而仕莽哉曰雄於聖人陽浮慕之而實與悖故蹉跌而至此也雄之言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

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詘身將以伸道也其意以爲道苟伸矣即羿浞猶將詘身而臣之無傷此其蔽也君子之爲道也天下有道則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道未始離身而孤行也何詘身信道之有哉必若所云則舐痔摩足脅肩諂笑亦無害於道之信歟雄之披猖失己由是蔽也盖自成哀以來政在王氏移鼎之形成矣忠讜亮直之臣發憤訟言者幾何矣惟幺麽詖側之徒相附麗爲引重迹雄之始實王音門下史也其拔跡與欽永輩等耳又觀法言之卒章與劇秦美新之文

蓋不惟臣之顧稱美之不已此與張竦陳崇何異使雄不知惡而爲之至愚也知惡之猶且爲之至諂也諂與愚雄必處一矣噫雄之詘身則已甚矣抑其所伸者何道也雄嘗爲太玄賦歷稱夷惠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無拘攣兮是欲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托而逃焉爾夫子之堅而不磷白而不緇也而於佛肸公山之召蓋將往而卒莫往雄乃覥然臣纂賊而妄自附於聖人其可哉將以學聖人之道耶節已虧矣將以學聖人之書耶名又僭矣信乎雄之於聖人陽浮慕之而實與悖者也論者顧往

徃溺乎文辭之美而不深惟其本末爲之湔洗而崇長之至葛洪曾鞏之徒乃舞筆游辭以爲雄之辜合於箕子仲尼之道噫其甚矣自漢降戻後世敗國易主曾無怍色者滑滔也則非雄實倡之其誰也余不可以不辨

說

學琴說

客有抱琴而過余蕙晦之草廬者余肅之八坐定客爲余鼓琴一再行其聲泠然而清縹然而遠揚如厲風之吹衆竅而古松幽澗之激而響也瓊琚玉珩之

璆然鳴也令人翛然有遺世獨往意余甚樂之進而問之曰技盖至此哉如欲學是將奚以哉意者其以譜乎客曰余少也好琴載之未年矣嘗見學是藝者有二道焉或不求石師徒按古譜讀其聲而布其爪嘐嘐譊譊早夜不休方且謂子野師涓可幾及也徐察其終則音調節族清濁疏數悉錯戾而相奪未卒其亂而下里之人且啞然笑之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玄鶴之翩然乎來而翔也且或求當世之能琴者而師之始於操縵終於安絃惟其提誨是聽得法於指得意於聲其爲功徑且省而亦未有未成者也

旣略通其方則又叅諸譜以撫聚其音節必有犂然當吾心而怡然順吾情者夫然後譜亦爲吾用也故曰學琴者當先其師而後其譜也噫客之言誠有理彼口誦姬孔之籍者故不若身登程朱之堂已乎雖然輪扁之言曰臣不能以敎臣子非所謂寸心獨喩者哉夫道可以言傳者道之餘也音可以絃盡者音之粗也至若言表之玄思絃外之虛響非夫神遇而心聽者其焉能得之且客不聞之乎昔之學琴者如伯牙之於成連曠歲而未得其至及乎假之以海山峭蒨之境而發之以幽憂感慨之情則始極深造微

而疑於神矣然此猶止於技也若吾夫子之學之也
旣習其數明其志則又穆然深思怡然高望而得所
謂幾然長眼望羊者蓋通乎道矣是師襄之所避席
反走者況待乎區區之譜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殆謂是歟客瞠然如有省己而復取琴鼓之行油
然而退

畫說

昔有良畫史爲淵明歸去來圖中置弊廬用一木支
之或難其故應之曰淵明之所自叙曰云環堵蕭然
不蔽風雨則其不有漂搖敧傾者乎或稱善有學之

者繪岳陽樓而又欹而撑之客見而嗤之曰甚矣子之惑也彼所畫者淵明之弊廬也子所畫者天下之偉構也子又惡用是欹傾撑拄者爲哉畫者大慙人到于今笑之然余觀世之業此技者鮮不類是何獨詆娸彼刻哉余家有屏風其所畫爲古之仁聖賢人如伊摯傅說周公太公諸葛武侯之事盖輓近國能也顧其冠服率類今制其狀貌又不應古傳記是其爲僨也去彼幾何哉噫以信傳信其弊猶儕以妄傳妄弊將若之何夫古人冠服儀狀其詳不可得而聞然載籍所記猶有存者三代之冠爲毋追爲章甫爲

委貌而又有收冔弁之名儒冠緇布法冠柱後惠文
武士鶡冠野夫黃冠其佗漢之竹冠魏晋之幅巾齊
隋之羃羅代各殊制慱物者所能言也堯眉八彩舜
目重瞳子文王長身周公狀如斷腦伊尹面無須麋
傳說身如植鰭漢高祖隆凖龍顔世祖日角其雜見
子史者甚多可覆視也奈何人之喜鑿空而忽稽信
也彼繪屋而失者其欂欒榱桷猶有似也繪人而失
者其肖貌儀飾無可仿像猶且披圖而指之曰是爲
伊傳是爲姬吕諸葛云爾則其何誣如之諸神如道
玄妙如立本且不免木劒帷帽之謬而况下此者乎

抑余觀夫世之學士大夫守其一曲之見不達同異之辨師心而倍古順非而言僞則其爲害豈特畫繪之謬哉吾黨二三子戒之哉

祭文

祭中叅判厚命文

嗚呼我公休聞夙振奮鱗矯翼爲王之藎洛余識公于今幾閏托好姻婭義敦秦晉欵悃綢繆擺落畦畛日公背洛寔爲時擯介居江濆定跡歛軔三舍非遙宿眷可進間接清晤屢枉芳訊譬彼執熱旣濯以汎關東大府公 宸知印 掬輿西上 天陛將覲誰謂中

途遂嬰美疾虞淵末景税鑣何迅自初寢疾浹辰之
僅承凶愊抑屑涕交隕適公之館撫孤省殯我心之
苦奚啻營董徃在攝提公喪其亂雖則剛腸奈此情
外公顏瘦削余爲公愍庶幾神葆期頤可準云胡風
燭奄及一瞬儀幽告終天實不憖公之處世律躬惟
愼壯歲策名終逾耳順隨流平進匪籍推引翺翔省
闥作時髦儁聯翩佩符巨邑雄鎭秩亞踐斗孰云匪
峻巷寡輪鞅囷靡儲物釜魚甑塵舊云今信貞其素
履赧彼慳悋今焉即冥曷以殮櫬婉孌幼孫齒未毁
齔匍匐嘑號公其能認浮生飈忽有如凋蕣賢愚一

軏夭壽同盡昧者之慽達士攸哂念昔投分罔或緇磷倏焉冥漠想像容髮倩傺雲互憂緒糾緊大江之北有山千仞卜云其臧靈轜且軔荒埏載啓轂朝是遴豈忘執紼抱瘵莫趁替奠醪羞敢告不敏

祭人文

嗟無祿宗不競人有黨如雲盛我獨無心怲怲天不備理難證我曾考德閒炳越後人宜膺慶昆裔彫憔紹姓孫及曾君我並耕階級倚形影尚無蟋玆攸幸君方强大命竟身益孤慟何勝昔童丱頑莫訂君之考勸提謦鼓書篋如醉醒我不天遘禍皆斬焉衰漂

如梗君有廬許假倩義形色睦因性憶去歲冬之令
先壠改新兆定孝雙櫬路修敻余煢煢血漸領如隻
手扛鴻鼎事無緒藉君整勞不憚雖我聽軫急難涉
遠徑歸唁我巡其駒蒙霜露越川嶺庶覩面在俄頃
伻來諗二竪横隔十里無由省余卒愕憂心頫診者
誰惟季孟藥未投纊已冷若見溺無舟艇中流没莫
可拯俛仰間滅其頂臆如劍涕横迸旅於殘道於病
遠妻孥視不瞑君之生塵滿甑君之逝室懸磬余又
客鉄賵贈念脫驂赧面頸思匍匐非無脛方在疚意
莫稱哀此世一幻境生也寄死也靜譬朝槿隕夕景

嗟哉君薄於命逝在壬生在丙及乃考俱不永四十七獲壽等有兒紹善之應日月邁歲事更筮幽窀行且塴淚不竭哀何罄陳玆文酌彼泂匪風發噎以哽

祭文

祈方兮訊藥古人曰之蠲痾不逢祐兮亦無懟重罹殃兮喪軀則那秋之首兮交手一月不詹兮懷子貫多余戾彼兮不遠而逝聞故于塗兮殆其訛旋余號子于館兮冥以漠兮有嘯無應親老兮在堂若何去斯兮不寧而承孺人咷兮杞城崩自子之亡兮毀將不與幼穉滿眼兮誰倚以爲生秋日霽兮哀風起中

闐嘈嘈兮行人悕魂離恒幹兮永終天兮無還期嗟
天畀子以窮兮何迍邅之孔夥童習于辭兮白而轗
軻終貧且窶兮何又壽之不將紹後之無兒兮朋友
惻傷聞天道兮猶張弓何斯言之茫茫瞻彼西浦兮
昔君是營墻壁之未完兮亦旣荒止中心怛絕兮涕
淫淫其如雨潘楊之睦兮亦惟舊又重之以昏媾撫
君令女兮愍玆失怙玄月之將終兮簡此元辰啓殯
兮非遙蒿里兮荒凉曠宵兮無朝陳詞流慟兮酹此
清醪

祭鄭司評奎祥文

嗚呼哀哉公生德門秀氣孤稟溫恭孝友中剛色荏允矣賢哲宜享爵餁干祿不回輟于庶品筆公緒餘古風凛凛自　天取將貢于路寢人伐其蘢公皃如槩晩歲菟裘松櫝攸麼息偃衡茆泉漱石枕禽魚自親不驚不淰惟靜乃壽何恙斯甚人生寔難嗜不視蔭歲匪龍蛇賢嗟成讖報善以爽天道難審嗚呼哀哉家君托契若醇之飲自公委化惻愴靡禁公定有日遠役于錦小子覯德夙敷其袵追陪杖屨爾來十稔興念舊驩有如拾瀋不腆醪羞矢哀以諗嗚呼哀哉

祭洪注書萬通文

嗚呼哀哉子生華宗章彙蔚也壘塊落穆露正骨也邁往直前氣不斂也爲彼喑噎獨揭揭也豹别龍騰釋其褐也進塗既闢逵無遏也詭踦不偶乃蹩躠也越在方將豎爲孽也陰陽有沴中潑潑也輔以刀圭屛麴糵也日吾有從歷子室也子實羸瘁我憂惙也神之所勞尚終吉也自我交手月再闋也赴問己及何其忽也秋駕未試驥先蹶也干將己淬鍔中折也命與材舛理洞泬也鶴髮在堂忠養撤也桂華不實似續絕也魂其有知能無怛也嗚呼哀哉孰無中表

獨吾密也臭蘭之心郁以欝也禮有先飯實疏節也
宴處譚笑情不竭也憶在執徐西余轍也隱伏旅次
頻不出也爰就爾宿語剌剌也余懷急難洒以咄也
子所介介在房闥也肝膈之言不可述也相鄉以咤
長夜徹也今焉輿念若一瞥也言猶在耳增結愲也
嗚呼哀哉已而已而萬事訖也營君幽宅有弟姝也
子歸其居永隱没也地底冥冥誰與匹也人生實難
尺波閱也智愚貴賤同湮滅也闔視其良爲秋實也
松陰月寂悲泉咽也鶴唳猿吟哀風發也魂以爲車
氣爲軌也撓挑無際遊恍惚也萬歲千秋歸無日也

舉觴長辭方寸裂也嗚呼哀哉

雜著

讀荆軻傳

荆軻爲燕丹提匕首入咸陽刺秦王不中以死軻之死燕亦亡噫鄉使軻得成其事必如丹之約契其果能紓燕國之禍乎吾以爲必不然也何以言之使軻把秦王之袖而刼之可能也果能使秦王必反其地乎吾知其不能也使軻揕秦王之胸而殺之可能也果能合諸侯而逆秦之兵乎吾知其不能也夫如是則適足以速禍而已矣禍之可紓假如秦王旣死扶

蘇繼之李斯之智焉而輔之蒙恬王翦之猛焉而將
之興師問罪鼓行而東則山東諸侯必膝行朝秦而
燕王之首懸於咸陽之市矣奚暇合從以謀秦哉昔
吳王夫差亡國之主耳尚能苦身養士禽勁越如射
隼夫吳之勁不敵乎秦夫差之賢未逮於扶蘇越之
勁又不啻累敗之燕而猶尚如此況以扶蘇之賢席
父兄之威師强秦之甲以臨弱小之燕哉燕之虛莽
不待旬日而决矣由是言之荊卿之劒雖試秦王之
頭奚益乎燕哉吾嘗謂始皇之不死非燕之不幸乃
秦之不幸也何則始皇之惡未稔而徑斃以賢太子

而嗣之有智勇士而將相之兼之以卒乘之富戈甲之精幷天下直易易耳天下既一施其德惠撫厥黔首阿房之宮不起漁陽之戍不發雖有百勝廣百劉項將無纍之可乘柏翳之鬼何遽忽焉而不祀哉故曰始皇之不死乃秦之不幸也且吾以扶蘇之諫始皇繩諸生者知扶蘇之世必無土儒燔經之禍由是論之始皇之不死扶蘇之不立非特秦之不幸實天下萬世之不幸也

辨孔叢子

余讀孔叢子曰爲此書者多謬也舉其一以辨之陳

士義篇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衛右宰穀臣知衛將有亂托其室焉背衛三十里甯喜作難右宰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攺之左氏傳甯喜之難在魯襄公二十六年甯喜將納獻公右宰穀止之喜不聽穀請使焉見公子夷儀返曰不己死無日矣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攻孫氏伯國死辛丑殺子叔及太子角明年獻公使免餘殺甯喜右宰穀吾意穀與穀臣實一人而二名也何以知之以其多同也國同衛名同諱官同右宰死差一歲爾然其所死不同何也孔叢子之謬也其爲謬奈何春秋凡死於國難者如孔父仇牧

荀息見於經其微如石之紛如㹠如州綽賈舉皆不書而俱見於傳誠有轂臣者死於甯喜之難雖不載於經左氏其獨遺之乎春秋時列國卿大夫士名若字見于傳者多不一可覆視也是歲春免餘攻甯氏不克夏復攻而殺之然則轂臣之事其在免餘再舉之日乎始轂臣之使於夷儀也既知禍之必及及是曰甯氏實納君而君攻之吾與甯氏一也禍其迫矣遂寄室於邴子耳孔叢子乃以爲死甯喜之難豈不謬乎又春秋無邴成子如晉之文豈以微歟

晉之人

晋厲公時晋之鄙人有遊學者至都三月而反其父謫之曰昔者吾遣汝往也固望曰是將成其業有列于朝以光大吾宗也今汝名不登于籍學三月而歸無爲吾望爾也乎何其亟也其子曰吾驚焉惡乎驚曰昔吾之至都也問國之巨室焉則有郤氏三卿焉赫赫晋國實尸其政東與齊侯搆難相過於鞍蹀血千里以報婦人之笑辱列國震慴莫之與亢其居則有崇臺廣榭高閈邃苑靡於公宮出則輿服麗都前有光後有輝國人嚮焉賓客麇至其把國也固矣其取威也弘矣君之嬖人惎之道君爲難一朝而肆諸

市如刈草管欒氏中行氏與焉釋之係纍之中二子執公而弑之夫顓如三郤而夷焉貴如荀欒而縶焉尊如晉伯而弑焉其足頼乎厚味寔腊毒高位寔疾僨用福甚者受禍酷取名多者蒙責重自然之勢也吾聞莒之東有石焦原焉其垂崖若一髮臨百仞之谿人畜墜未半阬谷無不糜碎東西行過是者卽捷疾如猱必目眩股弁相戒不敢自焉今晉廷之爲焦原也大矣吾寧猱玃也哉而無懼險也險而不知懼能自完者與有幾夫以五家之窶也郭外之田猶可以數晦農力其中畜雞種黍亦足以自給何有於仕

貴仕禍之招也盛名災之引也一跌而縲絏隨之再跌而刀鋸繼之當此之時麤糲之食聚廬之居莫得而有焉此吾所爲驚也其父曰誠然乎吾與汝隱矣君子曰晉之人可謂知矣利近而患賒非智者莫之睹也故世未嘗無三郤而鑑者希矣其父不違也超然遠引亦可以爲賢矣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書柳子厚辨列子後

劉向録列子爲鄭穆公時人稽其書所載多牴牾柳子辨之當也柳子以列子與駟子陽同時子陽相鄭

繻公其死在魯穆公十年遂疑向言魯穆公時而謬爲鄭然列子鄭人也故向特舉其國其公以見之如柳子之言天下之爲國多矣奚必魯之挈耶柳子獨譏向考究之不翔斯可矣特見繻公之時天下諸侯謚穆者有一魯君存焉引而爲之辭庸非失乎凡諸子書爲後人所贅𧢵非一家之言者爲多如管子記桓公之卒司馬史援楊雄之言尚足論其世乎無寧悤置之爾

書滄溟集後

文章其以世升降乎上下數千百載寖下寖卑猶流

水之不可挽而還也司馬子長西京之傑然者嘗觀乎帝紀大率遵尚書之舊往往易其文不曰平秩而曰便程不曰庶績咸熙而曰衆功皆興彼豈憾舊而樂新哉其亦離古而循今者矣至楊子雲爲太玄法言以擬易論語論者猶病其愛奇已甚至唐而韓柳特盛未始以鉤章棘句爲高乃樊宗師皇甫持正實愛奇者也宗師掤奇自心其書滿家斯難能也顧今之傳者希矣持正之言曰書未足爲奇惟易爲奇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可不謂奇乎持正之好奇如此其

所爲文雖往往可見亦不大行豈愛奇己甚而卒不
奇耶明興百王後作爲文章不無人矣或疏其源或
闇其流均之有意古作者而于鱗爲尤所嗜好而誦
法者惟周秦漢數家而己其下者結舌而不譚瞑目
而不視甚矣其好古也其爲文聱牙譎詭甚者不能
以句嗟夫生乎數千載之下志乎數千載之上蘄與
左氏之子司馬氏之孫顔行而肩随之斯可謂難矣
然世之好其文者亦罕見幸其去今未遠吾猶及覩
其成書抑百載之下可幾其必傳乎吾恐後之視于
鱗猶今之視宗師持正也言之者苦心而好之者實

鮮蓋自古悲之矣若夫周秦之文未始不奇而亦未始好奇其世古其文亦古宜與夫季世不類後之慕古者絀平正務奇詭靳以合古滋離真矣天下固有似而非有異而同鄭人使其妻爲袴其妻曰今袴如何夫曰象吾故袴其妻因毁新象故此之謂似而非魯人有獨處室者夜有嫠婦托焉魯人閟之嫠婦曰子胡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孔子曰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善學者也此之謂異而同竊譬之子長退之子厚之爲文魯人之學柳惠也宗師持正于鱗之學古鄭女之象故袴也于鱗之詩

世固有嗜之者余所論其文者如此

讀金仁山書義

嘗讀通鑑前編其所載尚書傳義旨意精奥多發前人之藴今博士弟子於書獨治蔡傳蔡傳則靡不善矣顧義理精微蠶絲牛毛又奚謂是已盡矣不復措語矣哉無亦謂利達之途不繇是而已劉子駿云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嘻蘭谿之書其束閣也何怪焉余於是三致歎也且前編不獨行也必與通鑑俱通鑑㡲故繁且汗牛矣甕牖孤學之士得一讀少微之選則已矣能覩其全者寔鮮何前編也

余故嘗欲取其中爲書義者別寫爲一書以爲蔡傳之羽翼廣諸同好而未暇焉耳嗟夫九峰之於晦翁繼志述事之巨子也仁山之於九峰補過將美之良臣也治書者參二家之同異而窮其本原則庶乎其得之矣按史公所著有尚書表註豈前編所載者即是歟將不同歟是未可知也仁山婺人少學事同郡王魯齋又從何文定遊文定之學得之黃勉齋爲朱子之嫡傳則仁山之學其淵源正矣弟子許謙號白雲先生得其傳亦爲名儒史又言仁山當宋元之際絕意進取講道蘭江之上以此自終其出處之義賢

於許魏公遠矣

擬徐孺子與郭林宗書

稱白林宗足下無恙足下束脩礪行盛德日新卓爲人倫之表海內爲紳游士依以揚聲令問廣譽被于遠邇甚休甚休若僕之愚誠無能爲役雖然朋友忠告古之道也敢不略意易曰潛龍勿用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君子出處語默與時偕行焉可苟也足下朗鑑遠識天下寡二先幾測微固已審矣仰睹玄象之變俯叅人事之紀謂今日何等也泰乎否乎安乎危乎夷之初朝明而未融㥲臣都衡樞勳腐把國命讒

興於民謠見于天三光闇昧山川崩渴此誠國家陽九之會而賢人隱晦之秋也僕謂足下將超然鵠逝浮游塵埃之外而顧周旋轂下隱默不去是僕之所未喩也竊忖足下之意悼世溷濁計存補苴諄諄誨誘導善化愚冀幸俗之一變故睠顧而不能舍也君子之憂斯世猶慈母之伏死子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忍決去惻怛之至也雖然滄海橫流非一塊所可障大木將顚非一繩所可維今足下之力不過撮土尋約而天下之禍非直狂瀾摽木而已嗚呼豈不殆哉僕竊恐無補於敗而適足自塵也昔宣尼當晩周之

際轍環天下而道終不行爰有乘桴之歎以今視春秋之世又加遠矣夫子不能正之於前而足下乃欲救之於後殆將難乎國家中興百餘年間興庠序厲士節紳佩之倫嬪然滿路觀其雍容言議踔厲風發信乎其彬彬矣至於樹標幟引繩墨汙濁公朝甄覈臧否此招菑之道也吾恐焚坑之禍自此始矣當斯之時雖聖人復起不能爲己不審足下何術而救之哉僕願足下垂思大易之義深覽仲尼之歎旋車言邁考槃丘園紬書拊琴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優游卒歲全此令名何爲棲棲不遑寧處隱顯之際君子

所愼惟足下圖之

擬郭林宗報徐孺子書

孺子足下辱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懃甚厚閔其愚蔽援之迷塗足下眞愛我哉足下眞愛我哉方今天地氣閉君子道消綱絶紐解愚智寒心所謂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竊觀劒履間健者猶數三公卒莫能振頹維矯曲朝樹國家不拔之業直搏手立視而已况僕太原一布衣耳居前無所軒處後無所輕又敢知天下事哉抑古人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恭也不佞失於自揆侲違不去優游衣冠之間悉心

啓告矯枉輔直庶幾彌縫敗闕粗見裨益區區之志於是畢矣曾不悟理盡道窮莫可支拄以及玆泯泯也昔人有憂江河之涸而泣以益之其志雖勤庸何補哉嗟乎吾過矣吾過矣凡足下之云皆明哲之至論出處之司南也泰敢不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哉行當脂吾車秣吾馬税駕桑梓之鄉息影東岡之陂畜雞種黍以竟餘齒過是以往不復措懷

余讀漢史至徐孺子郭林宗貽書相告報得處亂褆身之道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嗟夫彼二君子之賢且知使其遇於世漢事猶可爲也顧且以自隱

不顯爲先計於二君子何病有國者之醜也及夫
鈎黨事起一時諸名勝皆絓於禍高至於死下且
流徙殆不可勝計而林宗獨超然自引繩墨之外
卽史氏所稱不爲危言覈論者固足以遠禍於濁
世抑孺子之書與有力焉余旣嘉二君子相與之
義而惜史氏不能備録其書以傳諸後今可見者
數語而止耳聊爲引伸以資拊掌

覽平泉草木記

物之聚也恒於篤好而有力者好不篤則倦於所以
謀之力不足則齮於所以燺之故必二者具然後物

乃聚贊皇殿方岳握鈞軸最久方其盛時力足以移
山轉海而又隆好花鳥樹石之翫意有所就即隴右
日南殊鄉絕區之產且見以爲籬落間物也今讀平
泉草木記凡伊洛諸名園所有者不書書其最奇而
獨有者然其名種之繁如此非夫篤好而有力何以
致是哉其遺誡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則抑過
矣彼奇卉異草葩芬斐亹姑以取悅一時則已矣奚
至詒厥話言哉而況物之盛衰聚散有必至之理初
不容人力者哉且夫卉木之與吾身孰重贊皇以七
尺不貲之軀豈不欲長處巖廊𠠝履之間哉猶且一

跌而出鬼門涉鱷波卒飲瘴而死又況卉木之區區者而可長保哉己且不能自安於是又況子孫而世守之哉又況期之陵谷遷變之後哉是則適人之一蔽也嗟夫所好於卉木者將以因物而適我也非以役我而徇物也世之留好是物者朝培而夕澆之寒蔵而燠出之勞形敝神而不自休是爲卉木役也惡在其適也乃余貧且賤無藉在即欲效贊皇之爲者勢未可性又懶散不能任培壅澆灌之勞惟是山英野卉自榮自凋萬種千名爭艶代妍穰穰乎不知其極吾且因地之阜隰而養之因天之露雨而滋之可

以悅吾目可以適吾心奚徃而不平泉哉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善夫

滄浪翁茅山別業十六景小識

振屧軒

新月山之東麓森蔚饒秀色俗云始簭堤將鄉役者振黏屏塵土所成也其言詭誕不根未足據然其相傳爲名實久因而文之稱振屧云滄浪翁暇日游陟于此得異處焉喜曰此眞吾莬裘哉乃薺㓕獲畀十指充締架之費旣就緒復顔之以振屧盖不亶取諸山亦取王元美弇園記中人人思振屧之意也軒正

華山腹疎豁寥朗登之令人有獨立物表意啓北戶俯瞰林湖可二十武所林薄葱蒨映帶隱約盖得湖者四之二正如覩西子半面粧耳東南層嶂複岫縹緲揷天如小白上岳錦繡諸山皆隱隱負奇目徑中不下席盡可撫而有之正以處地高也始游於湖者必先至大松亭及軒成而此徑幾蓁塞所謂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者不虛哉其佗紅流湖月紫烟諸勝境皆游蠟所不及廉軒主人始冥搜窮覽而後秘藏畢現無遺可不爲開山一祖哉

義林池

池在縣治北二十嗚泓澄湛碧其深不可測其周可十里所盖泉源䨥勃仰出者不知其幾處云所浸漑甚廣堤人賴其利其鱗物多鯽鰻之屬其羽物則鳧鷖鸂鶒之屬多菱芡蓴蒲可充豆實中置蜻蜓以待游者

于勒堂

于勒盖大伽倻國伶人也伽倻之君嘉悉政亂勒以樂器奔新羅新羅眞興王館之國原命智法偕古萬德傳伽倻十二曲勒善彈琴嘗作十二絃琴又作玄琴後浮游江湖間不詳其所終世傳以爲仙去云今

其堂之遺址在林池東石峰之南舊傳勤所居也或曰提之始起勤與有勞焉故後人祠勤於此無掌故可据余疑報賽者即因其故居而二說者傳聞有不同耳有井在堂之艮隅甚清冽至今稱于勤井云

燕子巖

巖在林池東北舊傳于勤彈琴之所今釣魚者多于此垂綸

大松亭

亭在池坤隅與燕巖相直案衍洞豁俯臨平湖喬松三四章儼然雛立暑月猶颯然有凉意昔有縣人魚

泳津多拳勇嘗斬蛟池中懸之亭於其事甚奇偉矣
讓周子隱哉

湖月亭

亭在新月山最高頂俯瞰林池眇瀰映帶其名之以
此敞豁軒爽令人有憑虛出塵想

大堤

堤之設盖起於羅代勝國時盖累决而累修之今所
稱古堤即其蹟也 國朝嘗發三路丁壯增築之鄭
河東實董其役今壽藤灌木樛錯如織而隄防益堅
矣每夜靜月明緩步堤上脣寥清邃輕凉四逼爽沁

肺腸澄湖如鏡浮光相射瑣碎眩眂便有茗雪間想會心處正自不遠

銑池

池在林湖水筒之外所以承其流節蓄洩之宜者也久廢不修前洪使君重禹浚治之遂復其舊㞑軒主人實贊成之邑人受其利中作小嶼植以嘉卉池西有蒼松錦石奇秀可念且種千柄芙蓉其中乃可爲新婦配叅軍也

瀑布

每夏月水潦降池水汎濫爲飛瀑倒下穹石可數十

丈散而爲漫天之雪噴而爲破山之雷詭怪奇壯令人神魂㑃然毛髮灑淅直彷彿項王破章邯時也

龍潭

林池潫流從紅流洞西南流可二三里峽盡郊平石聳湍激蓬湧蹙沸聲震雷霆只步之間不分人語其下爲深潭泓澄霮䨴

紫煙臺

從㕒軒之後陟新月山蛇紆西南行可數十步始得臺松栝森挺凉飀颯至逗不肯去以其宜於望瀑故取太白廬山詩中語名之

紅流洞

洞即林池漲波之洩口也其始盖岡巒相接非有洞也因湍流盪激刮除成空呀然一洞天闢矣懸崖峻削林壑窈窕悄蒨森爽窅然若陽明句曲間游也有泉潺湲出林間琮琤之韻若操琴然其色殷紅則頳沙映之也紅流之名因此每春時兩山雜花競發斐亹吐芬影倒淸流爛然若紅錦此亦稱其名矣從洞底仰覩林池所可見者僅若方丈鏡游者鼓漁舠歌禊觴過之眞若仙侶凌波者不復知爲人間世矣不知孤雲所稱伽倻紅流亦有此勝境否

柳灣

池北多楊柳濃綠翳靄榜舟入其中自遲望者不知處也

蓴洲

湖之北近岸水淺處產蓴絲脆露凝淨滑狀氷筋自前輩稱其甚美無雙第不知較諸陸內史所稱未下盬豉者孰爲勝之每五六月中方盛採者榜舟而入用長鎌刈之取供不竭自十數年來稍損不及前時之盛豈窮措大無染指分耶

外郊

郎縣治北郊也迤延數十里原隰龍鱗溝塍綺綰碁苗匝綠秋實懸黃耕謳饁謳種種野趣岡隴起伏若覆敦狀碁置平遠中如北斗之數煙火間起雞狗相聞縣郭村舍歷歷指掌間矣

内郊

湖之北岸平廣爲郊量其周可十里而羸 朝今禁民開墾叢林長薄蔚然滿目矣緣山而居者廛兩三家烟火蕭條麋鹿成羣雉兎甚蕃令人有擘蒼意每春夏時平綠夭夭極望無際牧者萃焉歌謳互答翛然有野情覺午橋粧點尚涉强安排也

燕超齋遺稿卷之五終

此我舅氏燕超齋吳公所著詩若文盖福川之吳有晩翠默齋竹南以文章名世公即默齋玄孫以截特之才生匠石之門甫就學而出語輒膾炙人口及長爲古文辭淸邕警絶颯颯有大曆間風誠希世之音或言公效李唐詩是不知公者噫公天賦秀朗襟韻淸灑對之直照映人人目之爲神仙中人宜其發於中形於言者自合於唐不然唐豈可學而能之乎余固不能詩題品不敢到若使其殘馨剩馥磨滅不傳是後死者責遂釐爲若干編以俟後之玄亭而已公諱尚濂字幼淸年二十八

而終嗟乎詩之能窮人如是甚耶公之歿或傳有
异事公嘗居堤川平日吟哢多在義林池上嘗于
勒琴八百年絶響公其得之也耶吁可悲也已昔
崇禎紀元後再乙丑甥姪嘉義大夫行成均館大司
成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李益炡謹跋

思古

欲往不可得詔風發長嘯回首意未窮松際月初覺

驪然心神清頓覺塵慮屏與人靈寺最多菴林湖進

靄叢峯見雲臨叢大寞前後向來里長天蓮自擁

客思自悠然雲外聞何鐘遂令上蒼茫東嶺瀉渡景

雜大滿造里轉轉入汲井浣紗誰家子背人無欲語

理棹欹頻搖木蘭行童拾遺乘溪上有數家蕭條傍籬落畔

龍渠理田文水落浦激迴是非紛多文南畝收穫竟

嘉風入竹柏寒鑽老年磨石賣濤醞泉流淙滴清聽

梢梢落葉繁響蕭蕭東林渴汁瀾暮地朱寒山遍天寧